

读家报道

审美成长不可辜负

——读《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

曹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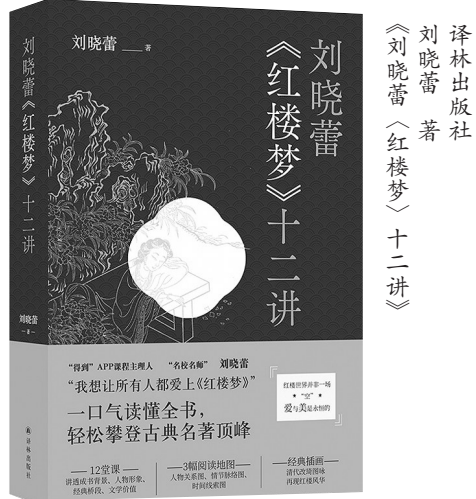
《红楼梦》是一部名著，课改后被列入高中语文教材必读书目，但是学生们读得很辛苦，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他们迫切需要帮助，扫清阅读的障碍。于是《红楼梦》辅导读物一时铺天盖地。其中，一类是高中名师编的，这一类书的最大不足是“能下不能上”，大多是匍匐在文本中，把丰富多样的作品化为若干的知识点，提升不上去；第二类是红学专家写的，有些确是红学研究的经典，但是这类书的问题是“能上不能下”，所谈的问题没有触碰到学生阅读中的难点和痛点，答案在空中飘，并不适合时间和精力有限的中学生阅读。因此，《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就显得与众不同，很适合中学生阅读，可以帮助他们迈进“红楼”，徜徉艺术世界，获得成长，对教师开展教学也颇多助益。

立足于普通读者的立场和视角

我们在阅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书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物？小说的主题是反封建吗？怎么读懂前五回？怎么看待后四十回？宝玉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拥黛、有的人拥钗？为什么宝黛之爱如此真实动人？曹公写爱情的奥秘在哪里？为什么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删透故事和人物的命运结局？等等。刘老师有问题意识，针对普通读者的困惑，提供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思考，而不是陷于烦琐的考据和名家的评论之中。比如最后一个疑问，刘老师提供了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解释：“通过删透可以营造出浓厚的命运感和悲剧感，读者似乎开启了上帝视角，眼睁睁地看着书中人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命运，不差分毫，相当震撼。”

刘晓蕾在给读者的信中坦陈：“这本书没有高头讲章，也不搬弄大词”，而是带领读者“走一条小径，在这里，你能看见爱、美与青春，领略大观园里的遍地芳华，以及人性的丰富和幽微”。其实，刘老师书中这一个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什么要读《红楼梦》”和“怎样阅读《红楼梦》”这两个问题，这是普通读者阅读中的最大困惑，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根本性追问。你跟着刘晓蕾老师在大观园里走一遭，看见人情世故，看见人性之光，也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看见了更好的自己。

因为立足于普通读者的视角，她理解读者，尊重读者，书中的话语姿态既非高高在上，也非一种迎合，而是一种恰到好处分寸感和对话感。我尤其欣赏书中古今中外打成一片的写法，以及学术与生活浑然一体的调性，觉得亲切有味。提起合欢花浸的酒，她会联想到《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莱娜小蛋糕，讲到贾母把珍贵的“软烟罗”纱随手送人，她感叹这举重若轻的风度，就像拿爱马仕当买菜包；她引《星际穿越》中的虫洞，让人理解高维对于低维的俯视，又用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揭示宝玉博爱精神的内涵；她说《麦克白》中台词“人生就像一个白痴



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意义”就是《好了歌》的意涵，她讲一僧一道代表着觉悟，是启蒙角色，如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缪斯女神”贝雅特丽齐……此外，存在主义、后现代理论、“高语境文化”理论，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海德格尔，以及俞平伯、张爱玲、海子等人的言说被融进文中，与作者的解读分析化为一体，给人思考启示的力量，也使行文具有某种美文的特质。

富于现代人的眼光与思考

刘晓蕾眼睛很毒，又快语爽利，每每说到人物的一笑一颦、一言一行，生存处境，多能一语破的。她说宝玉“亦石亦玉”，说黛玉“孤独而自由”，说宝钗是“复杂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书中那些女性形象，更仿佛是她的女闺蜜姐妹似的，抓得又准又狠，还往往出人意外，让人想一想不住地点头。她说林黛玉“仙气飘飘”，王熙凤“生机勃勃”，晴雯是“罪与美”，袭人是“俗世之爱”，其着眼点是人物的精神品质，而非几句性格标签。我想之所以如此，背后有她的现代人的眼光在，所以才会有这样敏锐地发现和概括。

在一般读者眼中，宝钗长于人际，有城府、会做人，甚至不少读者把她当作宝黛之间的“第三者”，流露出对其人的鄙视，但刘老师则用“复杂的现实主义者”来理解她。宝钗很中国，“她身上的‘复杂’是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的‘复杂’，在她身上有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也有中国式生存的全部奥秘”，甚至，“隐藏着我们中国人的焦虑与恐惧”。她善于藏愚守拙，深谙被社会承认才是安全之道，可这种聪明何尝不是一种恐惧呢？因为恐惧，她选择隐藏自我、保护自己，现实是什么样，她就活成什么样。其实作者是在拷问我们，你曾经以什么样的姿态活过？你真的活过吗？刘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她有现代人的思考和视野，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去质疑和反思，才会发现宝钗身上的丰富和复

杂，借助现代人的眼光和思考理解这样的人物，让人经受道德和审美双重考验，提升我们对自我的认识。诚如作者所说，读书就是读自己。

《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在诸多说法之中，刘老师更认同这样的说法：它是一部生命之书，也是一部成长之书。读《红楼梦》，并不是阅读一部外在于自己生命成长的他人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读，获得对自我生命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宇宙很大，生命更大，成长最大。

一本鉴赏之书

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不同，《红楼梦》很难向别人讲述，为什么？它是一部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小说。书中有许多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桥段，说起《红楼梦》，我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这些著名的桥段，又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对这些桥段一无所知或者读而不知其味儿，恐怕很难说我们真正读过了《红楼梦》。这些桥段有“女媧补天”“绛珠仙草”“警幻指迷”“可卿春困”“凤姐弄权”“元春省亲”“黛玉葬花”等。这些都是书中的情节枢纽、关键事件和人物定格，是《红楼梦》中精彩的乐句和华章，它们有丰富的细节，透射出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和幽微的人性，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

这本书精选这些富有细节感的桥段，引导读者去细细品味作品的精妙之处。比如书中作者带领读者一起欣赏了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中“宝钗扑蝶”这个折子：宝钗听到小红和坠儿的悄悄话，为避免牵连，洗脱嫌疑，便假装捉迷藏寻找黛玉，金蝉脱壳。刘老师书中的赏析还原了人物深隐幽微的心理活动，带领读者一起去触摸这个日常生活的场景中隐藏着的宝钗的起变化和内心的江湖。

毕飞宇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记忆力，我们就可以将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飞白”（留白）串联起来，了不得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红楼梦》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还要长，还要深，还要大。可以说，刘晓蕾在书中正是通过这一个一个桥段的赏析，示范《红楼梦》的读法，那就是有耐心、细细鉴赏，通过细节和空白之处，把握人物的精神世界，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学生阅读《红楼梦》普遍缺乏的。她的示范对于学生走马观花、只关注结论和中心这样的粗陋的读法和习惯，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刘晓蕾用她自己的阅读经验，反复提醒我们读“红楼”这类经典的关键：“读经颤动的是自己的阅历、个性和三观。读书其实就是读自己。”读“红楼”，如果说有什么秘诀的话，也许就是个人经验、现代思考和审美成长三者缺一不可，合合共生。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特级教师）

基础教育中特别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偏向智育。我的学生时代，音乐和美术被视为副科中的副科，上课时间经常被其他考试学科所占用。当了老师之后，深刻地觉得应该把这欠缺的一课补上。说补上，不是说要学会画画，要画得有多好看，也不是说要学会唱歌，唱得有多好听。这些都不重要，我更关注审美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

最近读了《中国美术五千年》一书，这本书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杨琪撰写，是写给大众的美术通识读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在我的知识体系中，似乎只是在中学阶段学历史时，记住了一些关于著名画家及其代表作，看到相应的画作之后，也能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好在哪里，从什么角度去欣赏，就全然不知了。比如，我知道顾恺之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其代表作为《洛神赋图》。但是，印象中《洛神赋图》只不过是幅图而已，没想到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卷“连环画”，既可以通过人物看到很多故事，也能够通过人物具体情态去挖掘背后极为细微的情感。这实在是一种由知识到审美的转变。

杨教授在介绍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之后，还进一步介绍了顾恺之作为中国绘画理论的奠基人，提出了“以形写神”艺术主张，并梳理了中国绘画从追求形似到追求神似，以达神形兼备艺术效果的时代背景。这样一下子就令读者豁然开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看得更明白，更透彻了。

类似情形在书中比比皆是。在介绍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时，特别提示我们注意中国画与西方画在画面透视关系上有很大区别。西方艺术作品常见的是“焦点透视”，是游客跟导游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地定点观察。而中国画则是“散点透视”，是游客跟着导游一起移步换景的观察。有了这把欣赏的钥匙，再加上相应的文字解说，就能真正看懂这幅名画的妙处之所在了。这部分末尾还着重分析了为什么《清明上河图》是中国风俗人物画发展的顶峰，帮助读者搞清楚了人物画发展的来龙去脉。

再比如，2017年在故宫博物院展览

品读

给好奇的心一个温柔宇宙

赵亮

生死、时间、宇宙究竟是什么？当孩子提问时，请不要搪塞，这是心灵急速成长的证明。在青年科普作家劳佳迪看来，好奇心不应被搪塞，它值得悉心呵护和用心回答，但怎么回答是个技术问题，这也是劳佳迪一直关心和思考的事。

去年夏天，劳佳迪带着30套画材，由新疆入藏，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国境线行走了53天。她把《给孩子的另类科普：一万个外婆》书稿中汇集的科普知识带到西藏，一路上搭车、徒步、骑马、翻山，深入藏区最偏远的村庄，给1000多个孩子讲了11堂星空幻想课。

“很久以前，其实人类就已经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它起步的时候慢悠悠的。可是当它经过我们太阳系的其他邻居——土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时候，这些行星都帮助了她，它们都用力地推了它一把，所以飞船就继续向着太阳系的边缘飞走了。现在2022年，它基本已经到达太阳系边缘的位置，马上就要飞出去，到达宇宙更深的深空之中。”类似的讲解时常出现在她的星空幻想课上。

孩子们根据她的描述，画出了对星空的想象：4岁的丹增桑杰画了一根管子表示火箭，上面插着中国国旗，国旗上的星星飞出来，散作天上的星星；三年级的小次仁康卓在宇宙中心画下冈仁波齐雪山，雪水融化变成一座圣湖，地球人在圣湖里坐着飞船，远远张望地球；四年级的达瓦次仁在太空中画一座黄金房子，专门收留宇宙中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我们地球人是充满情感的”……

在很多人看来，科学是纯理性的，很难和感性的美的认知衔接起来。然而星空幻想课的实践让劳佳迪更加确信美是感性的、天然的，用来启发科学刚刚好，或许，科学就是一种描述生命的另类诗篇。她在《给孩子的另类科普》中，打破了一板一眼的科普口吻，以温柔生动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简明流畅的插画，巧妙融入物理、生物、科技等知识，使得小读者在趣味故事和通识教育中感受科学之美。

在星际旅行中，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变身为“高领衫叔叔”带着小星星，体验星际旅行的不同方案：乘坐“鲸鱼号”核聚变宇宙飞船，借助行星和双黑洞的轨道

《千里江山图》，游客蜂拥而至。但大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不过是闻其名，看个热闹而已。但通过《中国美术五千年》这本书，就看出很多门道。唐五代时期水墨山水画大行其道，而宋代却一变而为青绿山水画，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唐末五代，战乱频繁，水墨山水偏于表现对隐居山林生活的追求，而宋代则是太平盛世，青绿山水偏于表现对秀丽江山的歌颂与赞美。

杨教授在这部分结尾的补充说明，更是点睛之笔，不妨照录如下：“在北宋，山水画的主流是青绿山水画，这并不是说，水墨山水画已经完全绝迹。只是说，水墨山水画不是山水画的主流。有些人既画青绿山水，也画水墨山水。画青绿山水是投时尚之所好，画水墨山水则是表现胸襟。”类似于以上这种看似不经意，但又寥寥数语之间揭示了中国美术发展规律或者时代特征的评论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这让我作为一个美术门外汉不禁眼界大开，一步步跟着走进了门内。

实际上以上所举只是本书的片段而已。在这本书的后记，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规律从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种类型的“初创——繁荣——衰败”的过程，做了要言不烦的介绍，令读者对“中国美术的来处和归路”了然于胸。

《中国美术五千年》一共收录了24个朝代，50位名家，300幅传世名作。读了这本书，就能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国美术的名家名作，系统梳理了中国美术的历程。对青少年而言，在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接触并反复阅读这样的书籍，对他们的生命和情感塑造，都会起到莫大的作用。

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他的名著《审美教育书简》中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审美教育之于人的生命、人的情感的养成有着无可言喻的重要性。青少年时期，实在有必要多读一些类似于《中国美术五千年》这样的通识性好书，先“纸上谈兵”，在理论上提升审美水平，然后再通过去博物馆、艺术馆提升实战经验，两者叠加起来，才能有“眼高”的审美。有了“眼高”的审美，才可能有出彩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师）

指导

“在家”上课

——读“薛瑞萍母语课堂”系列之《在家读诗》

王丽琴

作为一名区域教育科研的指导者，我深切体会到在线教学的特殊性以及教师、学生的巨大挑战。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课堂教学的数字化转型，使得“在家”上课不仅成为大面积意义上的现实，也预示着未来教育教学的某种可能。但是不得不说，有些中小学的在线教学是形势所迫，难免缺乏诗意。但我从薛瑞萍新书《在家读诗》（江西教育出版社）中读到了全然不同的“网课”。和《薛瑞萍班级日志》一样，《在家读诗》是薛老师个人基于记录和反思的“课堂自录”。

“在家”上课不等于上“网课”

在班级、在课堂服务近40年，薛瑞萍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40多天，她不得不和学生们的“在家”上课——完成一个特殊的诗歌诵读课程。她一如既往地坚持了“日有所诵”的个人（班级）传统，借助极简的微信技术，通过“诵读一批注一分享一评点（师生共评）”的课堂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沐春风般的“在家”上课场景。

薛瑞萍版的“在家”上课与上“网课”最大的区别，应该在于她和学生们的借助日不间断的诗歌诵读相遇，最大程度地缩小了师生各自在家读诗和在学校、在班级里一起读诗的差异。因为，诗歌是教育教学内容中最需要放入个体体悟的东西，而批注又借网络上的班级选择、最终是最用心完成的作业，让她忍不住记录、分享给更多人。

批注：语文学习的关键能力

对于小学语文来说，培育学生的批注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要求，尤其是中高年级阶段。问题是，教师到底该如何认识“批注”这个阅读行为本身？又该如何示范性地带领学生去展开关于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批注式阅读呢？

《在家读诗》恰恰展现了一个“直入文本”且走入学生生活的“批注”能力培育样例。薛瑞萍笔下的师生批注生动、深刻，很“语文”，甚至可以说很诗歌。不信，请看：

2月12日：批注，就是我们的思想在鼓翼！老师渴望看到同学们奋飞的样子，渴望听到同学们振翅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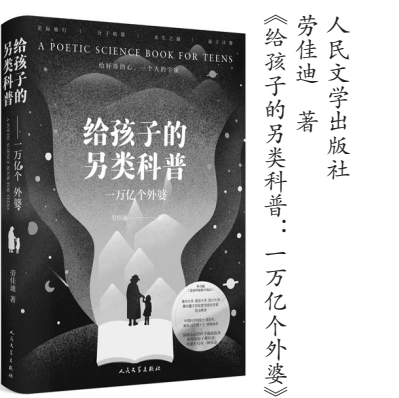
2月13日：当春回大地，朝阳升起，我们要做什么？是起来，是行动；是歌唱，是诵读！灵魂也会饥渴，这样的诵读就是在饮食！只要携带理解和感悟，以适当的节奏和情绪诵读，我们就是在饮食经典。

2月20日：批注是我们锻炼思想肌肉的方式，也是我们展览书法和训练审美的舞台。

这样的“诵读一批注一分享一评点（师生共评）”课堂形式持续了40多天。难怪薛老师说，这种课堂形式就是我们在春天的呼吸里继续长高。继续长高的，当然是语文的关键能力之一——批注。在这样真切且求真的路上，薛老师和学生们遇见了越来越多的美好感受：“老师万分惊喜地看到，很多同学的批注不再是简单的点评，而是一段一段详尽而全面的论述，就像老师在讲课。说不定，未来这个班级里会走出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说不定，他（她）就会像薛老师这样给自己的学生讲诗，带领学生做批注。

“在家”，一种师生诗意栖居的生命隐喻

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导言中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at home in our own souls, we become more at home with each other（我们自己的心灵舒适自在，跟人交往自然就会更加亲密无间）。原来，舒适自在也好，亲密无间也好，在英文里都可以用“at home”来表示。联想到薛瑞萍从教近40年的状态，作为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教师，她和她的历届学生在母语



引力实现加速，以及借助反物质引擎和穿越虫洞等。

在分子之旅中，“鲸鱼号”摇身一变，成了一架喷气式老爷车，带小星星参观人造分子的奇妙魔术。劳佳迪从微观的分子层面，请薛定谔、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约翰·格兹等科学家依次出场。她也借由小星星的眼睛，去洞察DNA、分子机器和分子马达的奥秘，从而形成对生命更深刻的理解：生命这样一种秩序是如此了不起。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科学是为了什么呢？在好奇心被满足之后，我们还需要知识吗？通过这场漫长的书写旅行，劳佳迪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她更想将这些认知传递出来，帮助孩子和宇宙生命之间形成一种温柔而又理性的关系。知识只不过是我們用来照料好自己人生的工具，这种认知上的力量远比知识本身重要得多。

当孩子越早明白，人类只不过生活在窄得可怜的可见光的光谱上，并正视自己在宇宙和生命面前的渺小，就会越早获得一份正能量，即一种平静的幸福感。与此同时，当他们深入理解世界和生命的运行法则，就会更能懂得爱，爱自身了不起的生命，爱自己身体里那些全力运转的分子机器，爱身边的亲朋好友，爱一切勃勃不息的生命，以及创造这斑斓奇迹的世界。这种认知的力量，终将为孩子在人世间的漫漫长旅，埋下一些明亮火种，提前照亮那些或与人照面的焦虑、孤独与黯淡时刻。